

[美] 爱默生 著
博凡 译



醒客悦读

{thinker readings}

自然沉思录

爱默生自主自助集

Ralph Waldo Emerson



天津人民出版社

自然沉思录
爱默生自主自助集

Ralph Waldo Emerson

[美] 爱默生 著

博凡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沉思录: 爱默生自主自助集 / (美) 爱默生
(Emerson, R. W.) 著; 博凡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2

(醒客悦读)

ISBN 978-7-201-05875-7

I. 自… II. ①爱… ②博… III. ①爱默生, R. W. (1803~
1882) — 哲学思想 ②爱默生, R. W. (1803~1882) — 美
学思想 IV. B712.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5531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自然沉思录: 爱默生自主自助集

作 者	[美] 爱默生
译 者	博凡
丛书主编	陈德中
责任编辑	唐静
特约编辑	逸井 常言道
封面设计	高海云
插 画	谢驭飞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5875-7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总序 醒客宣言

周国平

“醒客悦读文库”从西方人文经典译著中选择比较轻松易读的文本，按照作者分册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经典文本，轻松阅读”，颇合我读书的旨趣，我曾为之作序。现在，第一批 18 种已出，第二批也即出，我很乐意作进一步的推荐。

丛书名“醒客悦读”的英文是 Thinker Readings，把 Thinker（思想者）译作“醒客”，是音义两恰的妙译。我尝戏言：我来给你们写一篇《醒客宣言》，号召“全世界醒客联合起来”。当然，这只是戏言。思想者是安静的，何至于闹这么大的动静。思想者也寻求同道，但不是靠呐喊。在庄严的图书馆里，在夜读者的灯光下，在超越时空的灵魂相遇中，醒客的联合一直在进行着，未尝有过间断。

中国的屈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都早已把思想者喻为

醒着的人，而把不思想的人喻为昏睡或烂醉之徒。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诚然是痛苦的。但是，做一个醒客，自有其清醒中的幸福。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有言：幸福与满足是两回事，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人和猪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魂，猪没有灵魂。苏格拉底和傻瓜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的灵魂醒着，傻瓜的灵魂昏睡着。灵魂生活开始于不满足。不满足什么？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正是在这不满足之中，人展开了对意义的寻求，创造了丰富的精神世界。那么，何以见得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呢？穆勒说，因为前者的快乐品质更高，内容更丰富，但唯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头满足的猪，跟你说了也白说。我不是骂任何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能思想。在上天赋予人的诸般能力中，最特别、最宝贵的就是思想的能力。赫拉克利特说：“思想是最大的优点。”这其实是绝大多数哲学家的共识。在巴门尼德笔下，太阳车载着思想者行进在光明大道上，而不思想者则始终停留在黑暗之中。亚里士多德视沉思活动为完美的幸福，因为它最为自足，不依赖于外部条件，就此而论最接近神的活动。帕斯卡尔把人譬作一枝会思想的芦苇，人纵然是脆弱的生命，却因思想而区别于其他一切生

命。笛卡儿干脆说：“我思故我在。”我们或许可以引申说，一个人唯有充分运用了上天赋予的思想能力，才是真正作为人而存在。爱因斯坦把独立思考的能力称作“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赐”，人因此而获得了内在的自由，能够不受权力、社会偏见以及未经审视的常规和习惯的支配。质言之，思想是人之为人的高级属性，思想的快乐是享受人的高级属性的快乐。一个人一旦深尝到这种快乐，再也改不掉思想的习惯，他就成了一个思想者，从此以后，他在自己身上就有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

在醒客的快乐中，一项莫大的快乐是阅读人文经典。人类精神始终在追求某些永恒的价值，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为一个伟大的传统，而人文经典则是这个传统的主要载体。人文经典是一座圣殿，它就在我们身边，一切时代的思想者正在那里聚会，我们只要走进去，就能聆听到他们的嘉言隽语。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是两千年前的先贤，还是近百年来的今贤，都同样古老，也都同样年轻。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扎根在人类精神生活的至深土壤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能够在不同时代的个人的心灵中抽出新芽。卡尔维诺列举经典作品的特征，有两点最为精辟：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阅读经典之妙趣，正在于发现和重温的双重喜悦。

思想离不开传统。置身于传统之外，没有人能够成为思想者。做一个思想者，意味着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人类精神传统中去，成为其中积极的一员。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个传统一开始是外在于他的，他必须去把它“占为己有”，而阅读经典便是“占为己有”的最基本的途径。

这么说来，阅读经典是成为一个真正的醒客的必由之路了。不过，走在这条路上，未必总是艰难跋涉，也完全可以轻松漫步。林语堂曾经戏言：大师带学生往往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沙龙里，抽着大烟斗闲聊，烟雾缭绕中就把学生熏陶出来了。现在这套丛书正像是一个沙龙，让你听大师们聊天，并且逐渐加入他们的聊天，在快乐阅读中成为一个幸福的醒客。

阅读经典，就是在今天成为一个醒客，就是今天的醒客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醒客对话。这时候你会发现，存在着一个醒客的世界，这个世界超越于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喧哗而长存，把一切时代的思想者联结成一个整体。我祝愿你走进这个世界，与伟大的醒客们为伍，尽兴品尝思想的快乐。

2007年11月7日

前言：人是对万物进行分类的尺度

博凡

中国读者对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作家，如写《红字》的霍桑、写《草叶集》的惠特曼、写《白鲸》的麦尔维尔，都比较熟悉，然而对被当做这一时期精神领袖的爱默生却有些生疏。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爱默生是属于那种能造就大师而自己却成不了通常意义上的大师的那种大师，换言之，他是大师眼里的大师，所以在常人眼里反成了常人。^[1]我们所崇敬的一些大师对他们心中的大师都怀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崇敬。德国诗人海涅曾生动地描述了他见到歌德时的情景，在他面前的歌德完全是一位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神，但当歌德开始和他讲话时，他惊奇地发现歌德使用的语言竟是德语！海涅对歌德的崇敬之情令人想起了同时代很多人对爱默生的感情。惠特曼在《终于拜望了爱默生》一文中写道：

我从来不曾有过比这更幸运的事：同爱默生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晚上，应当说我别无他求了。他一直平静地坐在我旁边，将近两个钟头，我正好可以在最好的光线下看清他的脸。^[2]

在《波士顿广场——再谈爱默生》一文中，他写道：

21年前，在2月的一个晴朗的中午，就在贝肯街一带的这片榆树间，我同爱默生一起散步了两个小时。他当时正值年富力强，身心两方面都具有魅力，简直可以说锋芒毕露，能拨动重感情人的心弦，也能拨动重理智人的心弦。在那两个小时里，他说，我听……他的一席话比金子还珍贵，给了我奇怪和看起来不对实则很好的建议。他的每个论点都是无可辩驳的，没有哪个法官的指控像他的那样完整，那样令人信服；也没有人比他阐述得更清楚的了……^[3]

尽管他的朋友（除美国的不少作家外，他在欧洲也有许多朋友，如卡莱尔、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都是些在文学或思想史上占据显赫地位的人物，并且他们几乎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他还是常常受到文学史家和思想史家的冷落。在一个靠学者教授写就的文学史、哲学史而不是靠文学和哲

学作品本身来了解文学和哲学的文化环境中，他让人觉得陌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或许是因为很难把他归入哪一流哪一派——他的作品是属于文学还是属于哲学尚且分不清楚，又怎么能把他归于文学或哲学中的某一派呢？

然而活着就是活着，而不是为了给历史学家提供史料。思想的目的就是思想，而不是为了招来“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张爱玲说，爱默生“并不希望有信徒，因为他的目的并非领导人们走向他，而是领导人们走向他们自己，发现他们自己”。虽然爱默生在康柯德镇创立了“超验主义俱乐部”，他的思想也被人称为“超验主义”，但正如“超验主义俱乐部”是一个非正式的俱乐部，他的超验主义也是一种“非正式的”思想，他没有炮制出由一大堆概念、范畴组成的“体系”，在他的书中这个词是很少出现的。他太专注于思想本身，而无暇像不少哲学家那样为自己的思想加上精致、华美、可以让买书的消费者一见钟情的包装。他属于那种看重自己的日记（当然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日记），看重与别人的交谈而不太看重自己的印成铅字的著作的人，所以他的著作并不多。正如张爱玲所说，他的书像珊瑚一样在海底缓慢地形成。在这些为数不多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演讲稿整理而成，不是演讲稿的那一部分也令人想起他的日记。他在其书中和演说中最常提到的一个是莎士比亚，另一个是柏拉图。这两个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文

体风格上都深深地影响了他。莎士比亚戏剧独白中那种汪洋恣肆，以及柏拉图《对话录》中那种以朴实的语言、浅显而生动的比喻表达最深刻哲理的风格，在他的文章中融合为一种先知般的语言。他像先知一样敏锐地发现人类的弱点与邪恶，又像先知一样宣布人类的伟大及其无限美好的前景。

他说人类本是这个世界的领主，而今却蜕变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偷偷摸摸流窜的贩运私货的商人；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再也见不到一个完整的人，大街上昂然走过的不过是从完整的人身上分离出来的只能干活的手臂，只能消化食物的胃；他说人类在拥有了车辆的同时也失去了双足的力量，拥有拐杖的同时肌肉却松弛无力，笔记本破坏着人类的记忆，图书馆摧毁着人的机智，保险公司使事故与日俱增；他说社会总是与天才暗中为敌，当天才去拯救众人时，众人就像快淹死的人使劲把救他们的人拉下水底，仿佛天才的毁灭就是他们的得救……他提醒人们不要把自己廉价地出卖给世界，因为他本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提醒人们，书用得适当是最好的东西，否则就是最坏的东西，要让书成为自己的注解，而不要做一颗绕书本旋转的卫星，不要做了思想的鹦鹉，并且要特别警惕那些用文字对人进行绑架和抢劫的人；他提醒人们，人的德行与罪恶绝不只是通过他们外在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的，人的任何行动和语言都在宣布着自己的德行与罪恶，掩饰本身就是一种揭露；他还提醒人们，一个人拥有的

根本性财富都是不可转让的，所以一个只拥有可转让财富（如钱财）的人一定会暗中觉得自己贫困不堪……这许许多多偏激又充满智慧的话语，令人想起哈姆雷特那段关于人的渺小和人类社会的堕落的著名独白，想起雅典的泰门对金子的淋漓尽致的揭露。然而爱默生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他的文章中更多的是对人（当然是他认为人所应该是的那种人）的赞美和对人类终有一天要建立人间天堂的预言。在他看来，人自己造成了自己的渺小，他是立于废墟上的神祇，是他自己的侏儒。如果人类能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就能重新拥有这个世界。亚当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恺撒能做的一切，他都能做。天才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每个人都享有的天赋人权，一旦争回这一份人权，人就恢复了昔日的荣耀，男人身上迸发出一轮轮太阳，女人身上迸发出一轮轮月亮。“整个大地都是你的庄园，大海为你洗浴，供你航行。没有人让你纳税，也没有人将你嫉妒。你将拥有森林和河流，你拥有一切，别人都将成为你的佃户和寄膳寄宿者。你是大地、海洋和天空的真正主人！”（《诗人》）

总之，人的渺小就在于他丧失了其根本的财产，由此他也丧失了生存的宽裕感、舒适感和豪华感。

这财产显然不是物质性的，因为由物质性财富而产生的宽裕、舒适和豪华之感是与空幻感相伴随的。真正的宽裕、舒适和豪华之感是从心中突然涌流出来的，人在突然之间觉

得身心异常的强健，发现周遭的一切都散发着甜美的气息，禁不住轻轻地感叹一声：“活着真好！”此时的人就是一个诗人，虽然他很可能并不写诗，但他的的确确是一个秉有了诗性的人。此时的他对空气也感到迷恋，喝进清水也能使他酣醉（《诗人》）。所以整个宇宙都是他摆满了玉液琼浆的宴席，整个大自然都是他最舒适的家——这才是真正的宽裕感、舒适感和豪华感。《在神学院的演讲》开篇，爱默生抒发了自己的这种感觉：

在这样阳光灿烂的夏天，吸入这样的生命的气息是一种多么奢侈、豪华的享受啊！草在生长，芽在萌发，草地上点缀着花朵所具有的火焰与黄金般的颜色。天空中有无数的飞鸟，空气中飘逸着松脂、香膏和新堆草垛发出的清香。带着宜人的幽凉，夜在人心灵上唤起的不再是阴郁的感觉。星星那近乎神性的光辉穿过这透明的黑暗倾泻下来。星空下的人看起来像一个年幼的孩子，而他居住的这个地球看起来像个小小的玩具。清凉的夜像流水一般洗濯着这个世界，又在静静地酝酿一个深红的黎明。自然的神秘在夜色里最恰当地呈现出来。

所以这“财富”不是别的，而是人的一种与世界进行最初接触的能力。许多人都丧失了这种能力，他也就丧失

了那份财富和它在人心中造成的感觉。打一个非常粗浅的比喻：尽管空气中有无数的电波，但如果你的收音机出现了故障，那你就不能从收音机上听到任何声音了。现代人中“出现故障”的人越来越多，他的贫困就在于此。“诚然，今天早晨我看到的这片迷人的风景是由二十或三十个农场组成的。米勒拥有这片土地，洛克拥有那片土地，而曼宁拥有的是远处的那片林地，但他们谁也不拥有这片风景。在这片视野中，有一份唯有那种能把各部分整合为一的人才可能拥有的财产。这样的人就是诗人，这份财产是这些人的农场上最珍贵的。然而，在他们的财产清单上却没有此项财产。”（《自然》）

读爱默生的书的时候，我多次想起荷尔德林，尽管他们之间的差异也相当明显。这不是因为他们给人的外在印象是一致的——都是诗人兼思想家，都提倡归隐自然，都有明显的宗教气质——而是因为他们不谋而合地关心着同一个问题。荷尔德林写道：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可是你却说，
诗人是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对爱默生来说，“诗人何为”的问题也正是他思想的中心之一。虽然他对“诗人”的界定与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的

并不完全一致。现代人精神的贫困是他的思想的整体背景，而呼唤诗人——这现代的弥赛亚或耶稣——的出现来为漂泊的现代人找到重建家园的财富是他哲学的根本主题，这主题也就是“拯救”的主题。事实上，“拯救”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的共同主题，虽然他们各自提出的拯救方案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与爱默生（1882 年去世）同时，德国的马克思（1883 年去世）和尼采（1900 年去世）也提出了各自拯救社会的方案。在马克思看来，真正使当时的社会摆脱险恶、悲惨状况的人是现代无产阶级，手段是付诸实践的暴力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提出通过人的灵魂和精神的革命而改变社会现状的人，这些担当灵魂和精神革命之领路人的“革命家”（或曰“救世主”）在尼采那里是“超人”，在爱默生那里是“诗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影响力有目共睹，毋庸赘言；尼采与爱默生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明显的浪漫化色彩，与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对现实的影响显得软弱无力。有趣的是，当代西方出现了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浪漫化的批判结合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马尔库塞、弗洛姆）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对现代工业文明下人在精神上的异化（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贫困）的批判上，所以他们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理论和文化哲学（题材和篇幅不允许笔者在这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析）。不少“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代表人物关心的不再是物质资料的贫困，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面临的难题不再是物质资料的贫困，而是物质资料相对于精神的极大富足。用弗洛姆的话来说，是富足中极度的贫瘠与无聊。人类在现代已创造了无数的奇迹，但这些都是物的奇迹，而天地间最大的奇迹——人，真正的人，正在迅速地消失。人不断地花大量的钱在装饰、美化着居室，却越来越失去真正的家。人不再以凛然的正气、真诚的爱心来赢得人的尊重和爱，反而以武装到牙齿的名牌商品，即用名牌汽车、名牌服装、名牌手表一直到名牌的火柴和卫生纸把自己装点成一个“名牌”的人，以便到人格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人成了一个盛装“名牌”的“人格商品袋”（弗洛姆语），这人，不，这商品袋在人格市场上之所以畅销不是因为这袋子，而是因为这袋子里的“名牌”。

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并不是孤立的。由于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所以关于人——文化——道德（三位一体）的危机感成了西方众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共同关心的主题。提出人必得诗意地栖居的海德格尔是如此，提出艺术拯救论的伽达默尔是如此，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的丹尼尔·贝尔也是如此。人们越来越觉得荷马、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于我如浮云”，而把流行歌曲唱片当做真正的福音书，他们想象不出除了听流行歌曲、看电视、读晚报之外还会

有什么更好的享受。英国诗人艾略特在《波士顿晚报》中写道：

当暮色在街头微微加快步子，
在一些人身上唤起生活的欲望，
给其余的人带来了《波士顿晚报》。

请回想一下前面的引文中爱默生对夜色的感受，再看看艾略特笔下的波士顿人：夜色的来临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晚报的到来。艾略特怎能不这样感叹——

我们是空空洞洞的人
我们是稻草做成的人
我们头脑里充满了稻草。唉！
我们无依无靠
当我们彼此耳语时
声音毫无起伏，毫无意义
像风吹在干草上
像老鼠爬在地窖里的碎玻璃上

由此我们感到现代的诗比古代的诗多了一层忧患：
人类从今以后或许不再需要诗。苏联诗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